

90年代的
青春万岁

杨东汉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朦胧十六岁





朦胧十六岁

杨东汉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宏祥

封面设计:陈俊

朦胧十六岁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内蒙古新华印刷厂

850×1168 1/32 8.5印张 272千字

1997年12月第一版 199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册

ISBN 7-204-03361-2/1.599

定价:13.80元

目 录

* * * * *

一	新来的班主任	(1)
二	偶像之争	(7)
三	雷锋叔叔没户口	(14)
四	微波初澜	(20)
五	最初的较量	(27)
六	打抱不平	(34)
七	孰是孰非	(41)
八	阴影	(48)
九	多彩的青春	(56)
十	离群的小鸟	(63)
十一	顾此失彼	(69)
十二	各有所得	(77)
十三	不以成败论英雄	(87)
十四	应聘麦当劳	(95)
十五	象个真正的女孩	(101)
十六	问答竞赛	(109)
十七	偏航	(118)
十八	我错了吗	(126)
十九	不同的路	(134)
二十	家访	(142)
二十一	义卖	(151)
二十二	捐赠	(161)
二十三	温情暖人心	(169)
二十四	意外的舌战	(180)
二十五	迷途知返	(190)
二十六	女孩的心	(201)
二十七	自我表现	(208)
二十八	生日快乐	(216)
二十九	情窦初开	(225)
三十	善良的心	(235)
三十一	美丽的海岸线	(243)

第一章 新来的班主任

太阳升起来了。

霞光万道，照彻大地。深圳三中校园里那无数丛勒杜鹃，绿的更加墨绿，红的更加艳红。

三中的全体师生，正集中在操场，举行新学期开学的升旗仪式。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学生们沐浴着金色的朝辉，倍感意气风发。七点半，随着校长那升旗仪式现在开始的话音一落，校园里响起了雄壮激越、振奋人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乐曲声中，师生们庄严肃立，注视着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升旗完毕，学生都回到了自己班的课室。还没到上课时间，位于教学大楼三楼的高一（2）班室，此时此刻，欢声笑语，充满了热烈的气氛。分别了一个寒假，大家似乎有许多话要说。同学们三个一群，五个一堆，兴致勃勃地说着各自在寒假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几位男同学正在互相通报自学电脑的最新情况，看他们津津乐道的情形，就知道这是酷爱电脑的一群。

因为长得胖，故在班里有“胖子”绰号的何先发，笑咪咪地问身边的陆婷婷和方文雅：“你们得了多少‘利是’？”

方文雅回答说不多不少，得了八百。

“你呢？”何先发看着陆婷婷。

“你们猜？”陆婷婷得意洋洋，故意卖了个关子。

“一千。”方文雅随便地说。

陆婷婷摇摇头。

“一千五。”何先发说。

陆婷婷说错。

方文雅不耐烦了，说：“到底多少，你自己说好了。”

陆婷婷笑盈盈地不紧不慢地先伸出两个指头，然后又伸出大拇指和食指。

“两千八。”何先发和方文雅异口同声，接着两人都显得目瞪口呆，过了好一阵子，何先发才喃喃地说：“哗，那么多，我还以为我算多呢，谁知……”

“你多少？”陆婷婷问何先发。

“两千。”何先发说。

“也不少了。”方文雅用手推推眼镜，“你们都发财了，得请客。”

“请啥，我都花光了。”陆婷婷指着脚上的鞋，“这双四百八，还有一套牛仔服六百块，中华牌变速自行车一部，钱就没了。”

“谁叫你买那么贵的东西。”方文雅说。

“喜欢嘛，那可是名牌。”

“没必要。”方文雅不以为然，说话时还甩了甩齐耳短发。

陆婷婷正想跟方文雅理论理论，只见班长黎若涛雄纠纠气昂昂地疾步走进课室，他那一米七八的个儿往讲台一站，放开嗓门嚷：

“喂——，同学们安静了，快坐好，~~就~~^新班主任来了。”

同学们迅速坐回自己的位置上。大家上学期结束时就知道这个学期要来新班主任，因为原来的班主任要生小孩了。

谁是新来的班主任？男的还是女的？全班同学都向门口张望，有些还小声议论。

同学们的目光首先迎来的不是新班主任，而是同学扬灵。只见她旁若无人地踱进课室，走到自己的位置。她的同桌于是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开学的第一天就不参加升旗。”

杨灵听了心中很不快，回敬了一句：“那有什么关系呢。”

上课的预备铃声才响，课室门口就出现了一位女教师。她大约二十八、九岁，身高一米六二左右，留着微微卷曲的短发，在那张鹅蛋形的脸庞上，扑闪着一双清澈的眼睛。她站在门口向同学们一顾一盼，整个课室便鸦雀无声。她身穿三中女教师白色套装，浑身洋溢着端庄和秀雅。

这就是高一（2）班的新班主任。

新班主任在门口站了两秒钟，含笑走向讲坛，把手里的黑色的塑料夹子放在讲台上。黎若涛连忙叫起立。

“同学们好！”

“老师好！”

同学们坐下后，都静静地看着新来的班主任。

新班主任开始自我介绍了。她说自己姓舒，刚借聘到三中。这个学期就任高一（2）班的班主任，同时兼任语文教师。她希望和同学们共同努力，把班里的工作搞好，把课上好。舒老师特别强调：“希望我成为你们的好朋友。”

舒老师的声音清脆圆润，句句都被学生听得真切。可是同学

们还是静静地看着她，一声不吭，就连班长黎若涛也不例外。

舒老师并没有被这淡漠的场面所难倒，她认为同学们不发声，不鼓掌，是因为双方不熟悉，她相信日后自己会得到学生的欢迎。她继续做要做的事情。她说：“今天不仅我来到这个班和大家一起学习，还有一位新同学，将和大家一起学习。”说到这里，舒老师面向门口招招手。

全班同学的目光都移向了门口。

一位身穿领子镶有白色花边的青黛色连衣裙的少女映入同学们的眼帘。她那婷婷的身姿，清纯的面容，仿佛是一块磁铁，深深地吸引了全班同学，就连长得靓丽高挑的陆婷婷，也是目不转睛。

新同学就这样站着，洁白的脸上闪着友善的光彩。可能处在众目睽睽的境地，她显得有些腼腆，很快拿眼睛看着舒老师。

舒老师走到新同学的身边，面朝全班同学，说：“这位新同学叫蒋思华，你们猜猜，她来自哪里？”

沉默。

“大家可能想不到，她来自祖国的宝岛，台——湾。”

舒老师的话音一落，全班几乎每个同学的脸上都露出了惊诧的神色，仿佛蒋思华来自外星球似的。

深圳是座移民城市，每天有许许多多的人从内地奔她而来，从而使到不少内地的学生跟随父母转学到深圳，这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蒋思华竟然来自海峡彼岸的台湾，与出国大军背道而驰。那么多人巴望着往外走，这蒋思华却自愿回归祖国大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陆婷婷正看得出神，忽然听到身后的一位男同学轻声唱“阿

里山的姑娘美如花啊”这么一句，便回过头瞟了他一眼。这被陆婷婷的同桌何先发看见了，他为了让陆婷婷开心，把嘴巴凑近陆婷婷的耳朵，悄声道：“姓蒋的，说不定是蒋家王朝的后代，是从台湾派来的特务呢。你等着瞧，很快会被抓走了。”

陆婷婷经他这么一逗，忍不住扑哧地笑了。

蒋思华被大家瞧得有点不好意思，脸庞微微泛红。舒老师向班里望望，想给蒋思华安排一个坐位。

坐在倒数第二排的黎若涛马上站了起来，说：“老师，让她和我坐吧，我旁边空着呢。”

蒋思华走过去，对着黎若涛和她前后的同学点点头，坐了下来。由于今天是新学期的第一天，又举行升旗仪式，除蒋思华之外，全班同学都按要求穿了嵌有蓝边的白色校服，这么一来，蒋思华坐在同学们中间就特别显眼了。

陆婷婷在这两节课里不太有心思听讲，她身在曹营心在汉。看到蒋思华成了黎若涛的同桌，心里就有点紊乱。在上学期，陆婷婷就向班主任要求和黎若涛同坐，班主任征求黎若涛的意见，不知为什么，黎若涛不同意，加上班主任认为陆婷婷要求调位的理由不充分，再考虑到全班的稳定性，也就没有答应陆婷婷的要求，使到陆婷婷不能如愿。可是她并没有因此而灰心泄气，打算等这个学期来了新班主任，再重新提出要求。没料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新来了个蒋思华，理所当然地被安排和黎若涛同桌，而且还是黎若涛主动提出来的。陆婷婷觉得自己的打算落空了，虽然谈不上受到沉重的打击，可是也觉得惘然若失。

下课后舒老师收拾课本正想离开，黎若涛走上来，把一张纸放在讲台，说：“老师，这是全班同学家里的电话，给你，方便

以后联系。”

舒老师哦了一声，把它放到塑料夹子里，心想这学生想得真周到，真不愧是班长。她又听到黎若涛问自己：“老师，你家的电话号码呢？”

“我家里还没有电话。”

“你家住哪里？”

“沙头角。”

“唉，好远啊！”

“是啊，我来学校差不多要一个小时呢。”

舒老师这是第二次和黎若涛说话了。第一次是上课前在学生科，是学生科长把黎若涛介绍给舒老师的。接触的次数不多，但舒老师觉得这位学生相当不错。

这时，舒老师想起组建班委的事情。她想，在自己还没有完全熟悉班里情况的前提下，何不让黎若涛继续担任班长的职务呢。她深信黎若涛能协助自己做好班工作。但是，又不知道黎若涛的想法，就说：“我想原来的班委暂时不变，你继续当班长怎么样？”

“可以。”黎若涛爽快地答应了，停了一回儿，又说：“我在寒假就计划好今学期如何开展工作了，针对上学期的一些不足，制定了一些措施，希望这期能使到我们班有所进步。等我修改好了，给你看看。”

舒老师没想到黎若涛答应得那么干脆，而且还制定了本学期的工作计划，十分高兴，觉得他有热情有干劲，不禁打心眼儿里喜欢上这位学生。

第二章 偶像之争

下午，蒋思华早早来到了学校。走进课室，她看见几位同学围在一起，不知谈论什么，犹豫了一下，走了过去：“你们好。”

那几位女同学回过头来，见是上午新来的同学，停止了谈话，友好地打量着蒋思华。陆婷婷合上手里那本精致的笔记本，问蒋思华：

“你真是从台湾来的？”

“是的。”蒋思华笑吟吟地回答。

“怎么会回来的？”陆婷婷满脸疑惑。

“我爸爸回来，我就跟着回来了。”

当中的一位女同学问：“你爸爸在台湾是干什么的？”

“经商的。”

“幸好不是国民党人士，要不，就回不来了。”陆婷婷说这话时，带着一丝揶揄的神情。

“是国民党人士也可以回来。”蒋思华看着大家不解的神情，说：“其实，现在有许多国民党老兵都回来了。有的回北京，有的回上海。我爸喜欢深圳，就来这里定居了。我爸说叶落归根，还是大陆好。”

“那你爸也是国民党老兵吗？”陆婷婷装出一副惊讶的表情问。

蒋思华看了陆婷婷一眼，缓缓却坚定地回答道：“我爸曾经是国民党士兵。”

大家一听都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那意思仿佛是说：“她爸爸竟然是国民党士兵。”

陆婷婷更是大惊小怪地伸伸舌头，然后叫了一声：“我的妈啊。”

站在陆婷婷身旁的矮个子女生用手指戳了一下她，陆婷婷这才感觉自己失言和失态。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蒋思华笑笑，说没关系，一点都不介意。

几位女同学觉得蒋思华为人坦诚、宽容，没有一点架子，再加上对台湾风土人情的好奇，都问个不停：你在台湾时住哪里？你去过日月潭吗？阿里山是座山吗？那里的生活是不是比深圳的好得多？

蒋思华就自己的所知所闻，不厌其烦地回答她们的问题。虽然一个人应付五个，可也乐此不疲，脸上泛着兴奋的红晕。她早上还担心自己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不能和同学们融洽相处，现在却放心了。她觉得自己和这里的同学并没有距离，她们是这么平易近人，那么友善。

蓦地，蒋思华对将来充满了信心，心中就象有一只小鸟在欢唱，欣喜万分。

蒋思华这时又听到有位女同学问：“台湾的学生都有自己的偶像吗？”

“当然。我的好多同学、好多朋友，都有自己的偶像，都加

入了什么歌迷什么影迷协会。”蒋思华说。

“你呢？你的偶像是谁？”陆婷婷问。

其他女同学都睁大眼睛，等着听蒋思华的答案。

“我，我没有偶像。”

蒋思华的回答令她们大失所望，个个叹息不已。

她们多么希望听到蒋思华说自己的偶像是郭富城啊。跟她们一样，把郭富城作为偶像，对他捧若神明，顶礼膜拜。对他爱护有加，赤胆忠心。为郭富城忧而忧，乐而乐。

可是偏偏这蒋思华不和她们情投意合。

既然这样子，你蒋思华就得暂时走开了。陆婷婷这么一想，便毫不留情地对蒋思华说：“我们正在召开郭富城歌迷会，互相交换在寒假搜集郭富城资料的情况。你不是郭富城迷，无权参加了。请你先走开吧。”

陆婷婷的话象一阵狂风，把蒋思华的喜悦、兴致听得一干二净。蒋思华这才看到，她们围着的两张桌子上面，放着好几本精美的笔记本、刊登着郭富城消息的报刊和许多郭富城的照片。蒋思华望望她们严肃的面孔，心里凉了半截，委屈极了，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下午第七节课，按照学校的规定，全校师生进行大扫除。

校园沉睡了一个寒假，应该彻底地打扫洗涤擦抹美化一番，好让学生有一个整洁舒适的学习环境。

舒老师站在讲台上，布置清洁任务。高一（2）班除了负责清洁本班课室外，还要清洗三楼的男卫生间。她分配下列同学去清洗卫生间：“孙志伟、何先发、黎若涛、文斌、林坚、……”

舒老师刚把准备好的名单念到这里，同学们忽然哄堂大笑，

笑声从学生的胸膛冲击出来，形成巨大的声浪，震得玻璃窗都乒乓作响。

舒老师莫名其妙，看着下面的学生，那意思是问：“你们笑什么？”

“林坚是女的。”坐在前排的女生告诉舒老师。

舒老师的脸倏地变得通红，心里顷刻涌了懊恼与羞愧。她真恨自己，为什么事前不尽快阅读学生档案，不了解清楚学生的情况？以至闹出了这样子的笑话。虽然学生的笑没有什么恶意，但是，舒老师觉得那是在嘲笑自己的马虎，嘲讽作为一个老师的无知。她恨不得地上裂开一条缝，她让自己钻进去。

舒老师反应过来，忙不迭地说对不起对不起，且用眼睛扫视全班，仿佛在寻找林坚同学。

这时，一位剪着男孩头的学生站起来，大大咧咧地朝舒老师喊没关系没关系。边说边摆摆手，又瞪起双眼对身边的同学唬道：“笑什么。”同学们不仅没吓着，反而又豆落皮鼓似地嗡嗡笑起来。

舒老师问：“你就是林坚吗。”

“对，本人正是，又叫假小子。”林坚说话时用右手往胸脯一拍，又朝同学们努努嘴。

全班同学被她逗得捧腹大笑。

林坚确实确实是个女孩子，可是从她的名字，从她的体态，从她的一举手，一投足，几乎看不出女孩子的特征。她皮肤比较黑，举止放任无羁，性格憨直豪爽，俨然一位小伙子。乍看还以为她是男同学呢。只有从她张嘴说话的声音能一下子判断她的性别。

任务分配完毕，同学们都自觉地干起活来。抹门窗的，洗地板的，擦吊扇的，干得欢快。杨灵从一开始就站在讲台旁，拿着扫把，眼看手不动。当她窥见舒老师已经离开，就放下扫把，提起书包，慢条斯理地走了。

陆婷婷提了一桶水进课室，放下后直起腰，歇息着。无意间瞅见蒋思华把一张报纸打开，又搓成松松的一团，去擦那玻璃窗。蒋思华按班长的吩咐，先用纸擦掉玻璃上的尘土，再用湿布奔了过去。她一把拉下蒋思华高兴的手，夺过那张报纸，惊慌失措地展开。这是一张《深圳特区报》，上面的娱乐版刊登着一篇关于郭富城最近情况的文章，还附有他的半身像。这是班里的一位“郭富城迷”前几天特意在人民南路的一间书报亭里买的，今天中午带回来给班上志同道合的“郭富城迷”看，目的是一起分享郭富城又出新唱片的喜悦。“郭富城迷”都很喜爱这张报纸，没想到却被蒋思华拿来擦玻璃，搞到脏兮兮皱巴巴的。陆婷婷捧着郭富城的像，仿佛自己一件什么珍爱东西被人损坏一般，愁眉紧锁，惋惜极了。她抬起头，责问蒋思华：

“你有没有搞错，拿我们的报纸来擦。”

蒋思华的心很慌，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报纸是你们的，是……”

“是什么？说嘛。”陆婷婷声音很大，引起了周围同学的注意。

“这报纸是班长黎若涛给我的，我不知道是你的。”

“还想赖。”陆婷婷的目光和语气都有点咄咄逼人。

不少同学都围拢过来，探个究竟。那几位“郭富城迷”看到报纸的模样，都大呼小叫，对蒋思华瞪目吹腮。

而几位“黎明迷”却带着幸灾乐祸的口吻，纷纷说：

“怕什么，郭富城的相片罢了。”

“有什么关系呢，又不是黎明。”

“陆婷婷，你也太大惊小怪了，可别要把我们的蒋思华吓坏了。”

“嘻嘻——”

郭富城的拥戴者义愤填膺，她们奋起反击，与黎明的崇拜者们争吵起来。双方都为捍卫自己心目中的偶像而指手划脚，唇枪舌剑。

蒋思华孤主援地站在那里，脸色煞白，委屈满腹，泪花在她的眼角一闪一闪的。她真没想到，来到这个班第一天，就发生了那么不愉快的事情。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干嘛不去干活？”黎若涛挤了进来：“什么事？”

陆婷婷一看是黎若涛，就责问：“是你拿我们的报纸给她擦玻璃的？”

“怎么样，我正要问你呢。你知道这报纸对我们多重要，你说怎么办？”陆婷婷斜睨着黎若涛。

“我过两天赔你一张，行了吧。”黎若涛又看看周围的女同学，“鸡皮蒜毛的事也要闹，连正经事也不干了。那些木偶值得你们老是吵来吵去吗？”

刚才还是敌对的双方成员，先是一怔，当意识到黎若涛说自己崇拜的人物是“木偶”时，立刻成为同一条战线上的朋友，对黎若涛群起而攻击。她们不但用嘴抗议，还拿手上的抹布、扫把打他。黎若涛赶紧跑开。到了门口，他又回过头来，说：“你们快点干活去。”

陆婷婷晃晃脑袋，对大家说：“别闹了，干活去吧。”

说完，她又瞥了蒋思华一眼，拿个塑料桶提水去了。

放学后，蒋思华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

正是下班时间，马路上熙熙攘攘，人们迎着阳春三月的寒风，匆匆忙忙地赶路。

在这黄昏时分，蒋思华慢慢地往家里走，虽然眼前人流如织，但她仿佛觉得自己如今并不是置身于喧闹的大都市，而是孤伶伶一人沦落在一座荒无人烟的岛屿上。偌大的天地，只有她这一生命，孤独、寂寞和恐惧包围着她，而她又不知如何是好。不一会儿，嘀嘀叭叭的汽车声，又搞得蒋思华心烦意乱，她觉得这些习以为常的声音，今天怎么变得如此讨厌。一想起今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一想起陆婷婷，蒋思华心里就隐隐约约生出一丝可怕感。

蒋思华就这样烦闷、失望地行着。走上人行天桥，她往西边看去，不由得被大自然的一幅美丽图画深深吸引住了。

春日巍然屹立在一座高入云霄的大楼顶部，她喷射着最后的烈焰，红彤彤的光芒把周围的大高楼厦烤得巍峨壮观，把鹏城辽阔的天空，涂抹得绚丽多彩，美不可言。

蒋思华默默地仰望了一阵子。在深圳，她还是第一次看见如此动人美妙的大自然图画，心里不禁啧啧称奇。也许是被落日的光芒感染了，陶醉了，整个身心为一种轻松愉悦所浸透，在学校里遇到的不愉快，顷刻间烟消云散了。

太阳下山了，明天早晨的太阳，定会是个新太阳。蒋思华这么想，不由得加快了脚步。